

白天  
著

# 职业寡妇

她一丰当中做了  
五次寡妇，累计继  
承的遗产过亿。



◎温柔陷阱系列◎

# 职业寡妇

白天 著

作品集⑪

团结出版社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职业寡妇/白天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3  
(白天作品集·温柔陷阱系列)  
ISBN 7-80130-376-8

I. 职…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698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1999-3265 号

---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uanjiebs.com

E-mail: unitypub@public3.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印张:11

字数:275 千字

印数:6000

版次:2000 年 4 月 第一版

印次:2000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书号:ISBN7-80130-376-8/I.20

定价:17.6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 目 录

## 第一部分

### 职业寡妇

- |                  |                    |
|------------------|--------------------|
| 1 大亨遗孀····· (1)  | 6 钻石疑云····· (95)   |
| 2 色诱····· (20)   | 7 布局 ····· (114)   |
| 3 黄领带····· (37)  | 8 揭秘 ····· (132)   |
| 4 姐妹花····· (57)  | 9 进退两难 ····· (152) |
| 5 勾心斗角····· (76) | 10 第三者····· (172)  |

## 第二部分

### 毒龙的情妇

- |                    |                    |
|--------------------|--------------------|
| 1 美女奇案 ····· (193) | 6 单刀直入 ····· (272) |
| 2 毒龙 ····· (209)   | 7 抽丝剥茧 ····· (291) |
| 3 勾引 ····· (226)   | 8 收网 ····· (308)   |
| 4 媚功 ····· (242)   | 9 转搏 ····· (324)   |
| 5 寡不敌众 ····· (257) | 10 钻石劫····· (344)  |

## 1 大亨遗孀

豪华邮轮“伊丽莎白女皇”号，正在太平洋中航行，在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中，它像一座小岛，也像一座海上浮城！

它预定将在当天傍晚，驶抵东方之珠——香港。

在它尚未抵达之前，香港已然为之轰动。其实“伊丽莎白女皇”，如今已不是世界上吨位最大、设备最豪华的邮轮，而且也不是第一次来香港，为什么这次特别轰动呢？

原来最近接连两次，全港的中英文报上，都以显著的地位，刊出了一则引人注意的花边新闻。

新闻的内容是说：旅居中东的华籍钻石大王罗文庆，最近因心脏病猝发，死在伊朗。据非正式的估计，他生前所拥有的钻石数量，以及在石油方面的投资，和一切财产的总值，大约不下数十亿美金之巨！

罗文庆虽然富甲天下，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子女，只有一位续弦的太太，是这笔庞大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而这位钻石大王的未亡人——丘梦娜，正以富孀的姿态，只身搭乘这艘豪华邮轮在环游世界哩！

“富孀”这两个字的意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已意味着金钱、神秘、浪漫的色彩，何况她是亿万富翁钻石大王的未亡人！

所以在她尚未抵达之前，香港的各阶层，以及街头巷尾，都

在谈论着这位富孀，并且由珠宝界的知名之士发起，准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场面，和一个盛大的酒会。

当香港方面一切正在紧锣密鼓之际，“伊丽莎白女皇”号尚在航行中……

特等舱外甲板上的游泳池里，正有不少游客在享受淡水的乐趣。本来在陆地上，游泳只是一种极普通的运动，而在大海航行的船上，淡水特别珍贵，所以它就算是一种奢侈的高级享受了。

这时候，一位头戴浅黄色防水帽，身穿同色比基尼三点式泳装，身材苗条、打扮显得极为性感、充满诱惑，充分显示出成熟的少妇，正游向池边，从那圆型铁管做成的梯子攀了上来。

她像一朵出水芙蓉，以端庄而不失柔美的步子，走到一顶太阳伞下，坐了下来。她取掉防水帽，露出一头乌黑的长发，然后取出一副款式新颖的宽边太阳眼镜戴上，在那长型的汽垫上躺下，双手上屈垫在了脑后。

这姿态，确实撩人已极！

游泳池里，以及在池边躺椅上休息的旅客们，都在瞧着她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着。

他们和她们所谈论的，有的是在对她评头论足，有的则是讨论着她的身份。总之，她是个众所瞩目、特别引人注意的风头人物。

但她是谁呢？原来她就是那位钻石大王的未亡人、富孀丘梦娜！

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坐在池边躺椅上，两个正在休息的少女看在眼里。她们似乎对她特别注意，好像不是在休息，而是在暗中观察和监视她呢。

正在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结实，浑身肌肉虬结，胸前长着一片胸毛，充分显示出男性魅力的英俊青年，穿着泳裤从舱厅里走了出来。

他显然是准备出来游泳的，但他忽然发现躺在太阳伞下汽垫上的丘梦娜，不禁微微地怔了怔，略一迟疑，终于向她走了过去。

走到她身边，他故意一个不小心，几乎被汽垫拌跌了一跤。正在闭目养神的丘梦娜，立即惊觉地睁开了眼睛。

“对不起！”他忙说：“我只顾着在看前面，不小心……”

丘梦娜只说了声：

“没关系！”便继续闭目养神起来。

他却怔怔地看着她说：

“这位女士的面好熟，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丘梦娜冷若冰霜地说：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他碰了个钉子，只好耸肩尴尬地笑笑，径自走开了。

正走向游泳池，他忽然又瞥见了不远处，靠近船舷那一排躺椅上的两个少女。她们似乎也看见了他，忙不迭用手里的画报，遮住了脸，好像怕被他认出似的。

这一来，反而引起了他的疑心，于是从池边绕了过去，一直走到她们的身边，故意很礼貌地笑问：

“小姐，可以把你这本画报借我看看吗？”

被他问的那少女，顿时又窘又急，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干脆来了个置之不理！

但他却毫不客气，根本不管那少女同不同意，就自说自话地伸手去拿她遮着脸的那本画报。

“你！……”那少女不禁惊怒交加。

可是她虽紧执住画报不放，但却已被他看清了整个的脸！

他不由地晒然一笑说：

“傅小姐，老朋友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还这么藏头露尾地，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

那少女已被他认出，只得悻然把遮住脸的画报放下，忿声说：

“你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到哪里都会被你撞上！”

“那不好吗？”他笑笑说：“如果你们两姐妹打算环游世界，反正我也没事，陪你们在旅途中做个伴，不是很好？”

躺在另一边的少女，这时也放下了画报，悻然冷声说：

“哼！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其实你这次打的什么主意，还想瞒得了我们？”

“你们认为我在打什么主意？”他茫然问。

那少女不屑地问：

“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还是心照不宣吧！”

他诧异地说：

“你这一说，倒真的把我弄糊涂了……”

另一少女忽说：

“这里说话不方便，你愿不愿意到我们的房里去，我们干脆大家把话说开，怎么样？”

他为了好奇，当即毫不犹豫地把头一点，说：

“恭敬不如从命！”

两个少女便从躺椅上起来，带着他走回舱厅。

而他们这边的一切，又全看在了丘梦娜的眼里！

他们进入舱厅，走过长长的甬道，来到了二一—号房间，门没有锁，一转门钮就应手而开。

这是个双人套房，里面一切布置美仑美奂，仿佛置身在一流的大酒店，根本不像是在船上。

原来这两个少女，就是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女飞贼，赫赫有名的“双飞燕”！

这傅燕华和傅燕玲两姐妹，自从出道以来，在世界各地闯了快四年，从来还没失过风。但只有两次，被这年青小伙子从中阻

挠，使她们未能得手，所以至今尚耿耿在心，难忘这两件旧隙。

而他又是什么人呢？其实傅家两姐妹对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他叫罗奇，还不知道这姓名是真是假。但他有个特殊的标志，就是无论在任何场合，或者在任何地方出现，除非必需穿夜礼服打黑领结，或者不穿西装，否则他一定是结黄色的领带，因此圈子里替他起了个“黄领带”的绰号。

一进舱房，傅燕华就开门见山地说：

“罗奇！这次你是打算挡我们的财路，还是准备自己干一票？干脆摊出牌来，大家把话说明白吧！”

罗奇哈哈一笑说：

“我说呢，你们两姐妹怎么忽然发起高烧来了，居然搭乘了这艘邮轮，而且舍得花那么昂贵的票价，住在特等舱房里。原来是找到了下手的目标，才不惜投下血本呀！”

傅燕华冷声说：

“你别打哈哈，我的问题你为什么 not 回答？”

罗奇坦率地说：

“信不信由你，我的目的地只到香港为止！”

傅燕玲不屑地说：

“当然，在香港停留四十八小时，时间已经足够啦！”

罗奇“哦”了一声，诧异地问：

“你们既然要跟我摊牌，那就干脆把话说清楚，别这么拐弯抹角地，让我像猜谜语似的好吗？”

“好吧！”傅燕华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也在打那女人的主意？”

“哪个女人？”罗奇茫然问。

傅燕玲冷笑说：

“哼！你倒装得真像，刚才还故意去跟那女人搭讪，碰了个钉子，以为我们没有看见？”

罗奇这才恍然大悟说：

“原来你们说的，是那穿浅黄色比基尼泳装的女人？”

“你以为我们说的是谁！”傅燕玲又发出了一声冷哼。

罗奇终于明白，这两个女飞贼的猎物，就是他在泳池边发现，似曾相识的那位性感女人。但到目前为止，他尚想不起是在哪里见过她，因此故意一本正经地问：

“如果我是在打她的主意，你们是否想逼我让路？”

“那倒不敢！”傅燕华说：“不过我们可以谈谈，譬如合作，或者我们得了手分你一份，只要你答应不从中阻挠！”

“怎样分法？”罗奇问。

傅燕华正色说：

“你要干拿一份的话，就不能争多嫌少，当然，少了我们也拿不出手……”

罗奇笑问：

“假使跟你们合作呢？”

傅燕华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三个人，当然是三一三十一，各拿一份！”

罗奇摇摇头说：

“那我太吃亏了，我不干，除非是我独占一半！”

“见鬼！”傅燕华气得杏眼圆睁，忿声说：“你的心倒真黑，我们又不是非得你加入不可的！”

罗奇笑笑说：

“我何尝不能一个人单独干？……”

突然，他觉出背后被冷硬的铁管抵住了，不知什么时候，傅燕玲竟已悄然握枪在手！

“这回你可别想再阻挠啦！”她冷森森地说。

罗奇神色自若地置之一笑说：

“我的尸体起码有一百四十一磅，你们搬得动吗？”

傅燕玲冷声说：

“那不用你操心，在天黑以前，船就进港了。我们可以把你的尸体，藏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等到发现的时候，我们早已离开这条船了！”

罗奇哈哈大笑说：

“士别三日，真要刮目相看了，想不到几个月不见，‘双飞燕’已大有进步了呢！”

傅燕华冷哼一声，自负地说：

“你以为我们每次都注定了，非栽在你手里不可！”

罗奇收敛了笑声，忽问：

“如果我同意合作，并且接受你们的条件，你们准备怎样下手？”

傅燕华回答说：

“我们已经搜过她的房间了，可是什么也没搜到……”

“你们的胆子倒真不小，在船上居然就下手了！”罗奇惊诧地说：“但你们可曾想到，纵然得了手，怎样离开这艘船？一旦被她发觉失窃，只要向船长一报案，船到了香港，你们也别想把到手的东西带上岸呀！”

傅燕华郑重地说：

“我们并不是打算在船上下手，只是先搜搜她的行李，查明她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因为她在香港只停留四十八小时，我们必须争取时间，以便在她回船前下手，等她发觉，船已经开了，而我们也早就改搭飞机回新加坡啦！”

“结果你们没找到她带的东西？”罗奇问。

傅燕华点了下头说：

“这女人很精，可能她自己也觉得目标太大，而把东西藏在另一个跟她同行的人那里。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看有什么人跟她接触。可是很奇怪，到目前为止，除了你刚才故意

借故跟她搭讪，碰了个钉子之外，我们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跟她接触过！”

罗奇趁机问：

“你们会不会找错了对象，究竟把她的身份弄清楚没有？”

傅燕华断然说：

“绝对不会错！就连这整条船上的旅客，谁不知道她就是钻石大王的未亡人！”

“她是寡妇？”罗奇怔怔地问。

傅燕华不屑地冷声说：

“你还装什么蒜！”

罗奇置之不答，忽然默默地沉思起来。

站在他身后，以枪抵在他背后的傅燕玲，不禁怒问：

“你别装哑巴，究竟拿定主意没有？”

罗奇这才不动声色地说：

“能拿三分之一，也总比挨子弹好些。但我得先知道，照你们的估计，如果顺利得手，大概可捞到多少？”

傅燕华说：

“哼！你还会不比我们更……”

不料她的话犹未了，罗奇竟突然一回身，出其不意地夺下了傅燕玲的手枪！

她的枪已被夺，但手腕却仍被罗奇屈扭着，使她痛得惊叫起来：

“你……”

罗奇夺枪在手，哈哈一笑说：

“刚才我把你们估计得太高了，其实你们还是老毛病，警觉性不够啊！”

傅燕华气得脸色发青，惊怒交加地说：

“姓罗的！你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

罗奇把枪口对着她说：

“对不起，请你退后些，令妹上次还欠我一点债，后来让她赖掉了，现在可以先还清啦！”

傅燕华在枪口威胁下，只好向后退了两步。

被罗奇扭住手腕的傅燕玲却怒问：

“我欠你什么债？”

罗奇笑笑说：

“你真健忘，让我提醒你吧！”

傅燕玲暗吃一惊，似乎已知道他将采取行动，但她犹未及挣脱，已被罗奇用劲把手腕一扭，逼使她不由自主地，将整个娇躯撞进了他怀里。

罗奇一转身，改成了面对傅燕华，以便以枪口对着她。同时一低头，正好吻上了傅燕玲的嘴唇。

她拼命挣扎，无奈手臂已被反扭到背后，使她不得不挺起胸部，将双峰紧贴在他毛茸茸的胸前，而嘴唇却被吻住，无法挣开。

傅燕华见状气得七窍生烟，但枪口正对着她，哪敢贸然轻举妄动？

罗奇强吻了个痛快，才把她放开笑笑说：

“现在你大概记起，曾经欠我一吻了吧！”

傅燕玲又窘又怒，气得面红耳赤，挥手就一巴掌掴去。但却被罗奇把脸一偏，让开了，接着撒手一推，把她推得踉踉跄跄，向傅燕华冲跌了过去，两个人几乎撞了个满怀！

罗奇趁机以最快的动作，把那支小型“左轮”的弹轮推出，将六发子弹悉数倒在掌心，遂说：

“这玩意还给你们，但要小心些藏好，别让海关上查到，那可麻烦大啦！”

随即把空枪丢过去，被傅燕华一抄手，接住了。

这女飞贼也真够狠的，空枪才一接到手，就照准罗奇的头部猛掷过去！但罗奇早已哈哈一笑，返身夺门而出。

“嘭”地一声，枪被掷在了刚关起的门上。

罗奇一出房门，就由甬道奔向甲板，匆匆赶到游泳池边去。

可是，眼光四下一扫，却已不见了丘梦娜的影踪！

罗奇不禁暗觉诧异，难道刚才躺在汽垫上的性感女人，已然认出了他？所以做贼心虚，趁着他跟傅氏两姐妹进去时，赶快溜回自己的舱房躲起来，不敢露面了？

念犹未了，忽觉有人从身后走来，在他肩上轻轻一拍，使他暗自一惊，立即回过身来，只见身后已站了个脑满肠肥、穿得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

“老弟也来凑热闹了？”中年绅士哈哈一笑。

罗奇状至不屑地说：

“哦？胡兄所指的‘热闹’，是指什么？”

中年绅士又笑了笑说：

“老弟，我胡泉雄是干什么的，要连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知道，那也未免太孤陋寡闻，这些年简直算白混啦！”

罗奇冷声问：

“胡兄也看中了那位‘寡妇’？”

胡泉雄皮笑肉不笑地说：

“何止是兄弟看中，据兄弟这几天的暗中冷眼观察，至少有七八位圈内的知名人物，混上了这艘船。但始终没发现老弟在船上，今天总算最后才露了面啊！”

其实罗奇这次乘“伊丽莎白女皇”号到香港，根本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要说傅氏两姐妹认为他是在打那富孀的主意，胡泉雄也以为他是凑热闹而来的。就是任何人也不相信，他此行与那钻石大王的未亡人无关！

事实上，他是在马尼拉接到一篇传真稿，是由香港一位他父

亲生前好友发去的。内容很简单，要他立即去见当地一个叫杜英贤的黑社会人物，一切当面详告。

当他赶去见杜英贤时，对方却已在早上离开马尼拉，搭乘飞机直飞香港，却将一封信留下，由一名手下等他去，当面交给了他。

信里也未说明什么，只叫他搭乘即将途经马尼拉的“伊丽莎白女皇”号，径赴香港，特别要求他在船上不要公开露面。

附带在这信封里装着的，是已经购妥的一张船票！

罗奇当时真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他毫不犹豫，立即赶办一切手续，在第二天就上了船。

“伊丽莎白女皇”号在马尼拉只停泊了二十四小时，罗奇一上船就遵照信上所嘱，始终待在特等舱房里，一直没出房间，连三餐都是送进去吃的。

可是在最后一天的旅程中，他实在闷得发慌了，才决定出房透透空气，到游泳池里去泡泡。

结果这一露面，果然就发生了事端！

胡泉雄大概也是在马尼拉上船的，这家伙过去是个坐地分赃的贼头，近两年听说已捞饱了，决定洗手不干，当起了一家夜总会的老板。

这次难道眼红了，又技痒难禁，跃跃欲试起来了？

罗奇听他的口气，心知这家伙跟“双飞燕”一样，也是在打那富孀的主意，于是不动声色地问：

“胡兄发现在船上的，是圈内的哪些人物？”

胡泉雄轻声说：

“其他几个倒不足重视，只有‘双飞燕’那两姐妹和范又杰父女比较惹眼，是扎手的角色……”

“范又杰也在船上？”罗奇惊诧地问。

胡泉雄颇为眼红地说：

“他们就住在那寡妇的对面，嘿！这倒方便，近水楼台先得月，要下手的话，谁也没他们快！”

“胡兄这次怎么反而单枪匹马了？”罗奇表示出乎意料之外。

胡泉雄干巴巴地笑着说：

“兄弟完全是凑个热闹，只想见识见识这种热闹的大场面，并没打算当真插一脚。不过，假如能遇上像老弟这样的人合作，那倒不妨可以考虑考虑……”言下之意，似乎极需要罗奇的协助。

但罗奇却不屑为伍，断然说：

“胡兄，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说完，他扭头就走。

胡泉雄居然仍不死心，追上了两步，急说：

“老弟，我的话还没说完……”

罗奇只好站住了，把头一回，正要发作之际，忽见傅氏两姐妹刚好从舱厅走出。她们竟也换上了极为大胆暴露的泳装，完全是准备争奇斗艳的来势！

“胡兄！”他灵机一动说：“可惜你晚了一步，我已经答应了别人……”

胡泉雄急问：

“谁？”

罗奇把嘴向正走来的两姐妹一呶，说：

“就是她们！”

胡泉雄回头一看，见是傅氏两姐妹，不由地怔了怔，突然一言不发地，悻然走了开去。

罗奇不等她们走近，就冲向泳池，一个纵身，“扑通”窜进了水里。

几乎就在他跳进泳池的同时，“砰砰！”两声轻响，竟不知从哪里射来两发子弹。幸亏他已纵身入水，否则已被冷枪击中，惊

险的程度，真可说是千钧一发！

子弹击在甲板上，发出“当当”两响，声音虽被跳水声遮掩，没有惊动池边的旅客。但两发子弹却反弹开去，在甲板上击出了清晰的弹痕，被刚才走近的傅氏两姐妹，看得清清楚楚。

她们顿时暗吃一惊，双双不约而同地冲向泳池，相继纵身跳进了水里。

罗奇尚不知道被人放了冷枪，一见她们纵身入水，忙不迭潜入水里，奋力游了开去。

她们又气又急，竟顾不得池里尚有些外籍的男女在游泳，两姐妹活像两条美人鱼，就在水里分头向罗奇追逐起来。

罗奇潜游了一阵，刚把头部冒出水面换气，已被两条美人鱼包抄过来，把他抓住了。

他犹未及开口，傅燕华已轻声急说：

“快往人多的地方游，刚才有人向你放了两下冷枪！”

“你想吓唬我？”罗奇笑问，似乎有些不相信。

傅燕华认真说：

“我何必骗你，回头你自己去看，池边的甲板上，已被击出了两道弹痕呢！”

“真的？”罗奇惊诧地问：“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也没听到枪声？”

傅燕华正色说：

“大概枪管上装有灭音器，子弹好像是由上而下射来的……”

罗奇忽然抬头一看，只见上面一层的“舰桥”上，正站着个戴着草帽，压盖住上半个脸部，并且戴了副黑色太阳眼镜的大汉。他居高临下，在瞪着泳池里的他们！

“是不是那家伙？”罗奇急问。

傅燕华抬头看了一眼，茫然回答：

“很可能，但我们没有看见他开枪，不能乱说……”